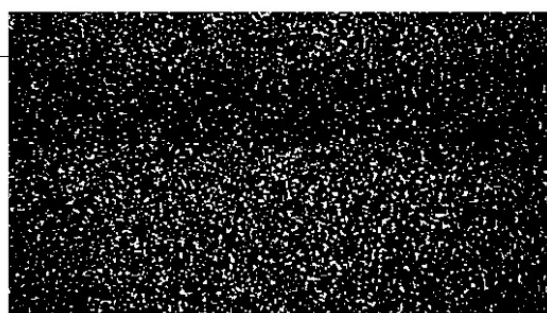


Snow\\Chua雪花歘,2021

Snow\\Chua 雪花歘, 2021
uqinzen



Snow\\Chua雪花歘,2021

By uqinzen乌青

早诗

早上有点吵

有车喇叭

代价

生命本身
就是一个
代价
一个逆熵
的体验
的代价
我的意思是
当你付出生命
这个沉重的代价
必将获得
死亡
这个完美的礼物

无诗之痛

荒野中有一个人
他感到痛
那种痛
叫无诗之痛

请不要叫我什么老师

希望至少看到这首诗的朋友
如果你跟我说话
请不要叫我什么老师
否则我就去死

道歉学

左手向右手道歉

牙齿向嘴唇

道歉

你向镜中之人

鞠躬道歉

镜中之人

也向你鞠躬道歉

我向我的遗像道歉

说对不起

遗像微微一笑

说没关系

写诗诗

写

一个动作

一个古老的动作

电脑出现后

变成了按键

诗

回车键

每一次回车

都使出了

我全身的

力气

以此为诗

以写诗

为诗

我如何抑制欲望

反复
对自己
说
算了
算了
算了
算了
算了
还是
算了吧
诗乌暗
——算
何为算

语言即存在

写一个西瓜
很难
不写一个西瓜
也很难
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写一个西瓜
我就写它的形状
它的颜色
以及它的口感和味道
如果不写西瓜
我就要写点别的
比如说
猪八戒

我说的很难
就像你读到这首诗
读到或没有读到
都很难
无比之难

九九八十一个西瓜难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西瓜

所有的西瓜
和一个个的西瓜
都渴望打开
问题是怎么打开
当我拿起刀
切向西瓜的时候
我们心照不宣
欲望与无聊
鲜红的瓜瓤
与黑暗的宇宙

A在夏天

夏天的阳光
照耀着A
我曾在好几个地方见到A
他太容易识别
因为A
一看就是A

午睡杀手

人类分两类
午睡者和不午睡者
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战争
午睡者是主流
不午睡者是少数派

为了消灭不午睡者
午睡者派出午睡杀手
在午睡的时候到处搜寻不午睡者
我就是不午睡者
一到午睡的时间
我必须东躲西藏
跟午睡杀手捉迷藏
显然午睡杀手也是不午睡者
而且是个美丽的姑娘
有时候我真的感到不解
为什么她要帮助那些午睡者
去杀害自己的同类呢
当那些午睡者都在午睡的时候
一个不午睡者
却在追杀另一个不午睡者

泾渭分明

我的背给了椅子
我的胸趴在床上
我就是
泾渭分明
的我

夏天

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夏天
尽管有时候冷
有时候热
有时候
不冷不热

接受不接受

对

首先我想的是接受那个东西

然后也接受不接受那个东西

的那种感觉

当然最好是忘掉

如不能

我写一首诗去抵抗它

如抵抗不住

再写一首

愚公移山

先有山

而后有愚公

我想

没有山

就没有愚公

也就没有

此诗

换种说法

移山这种事

愚公肯定不是白移的

头疼

我有点头疼

现在

这是什么意思

坦率说

即便是诗人
也难以理解
没有什么可以彻底解决
头疼
说出来就让人头疼
唯有不断写诗

总之好日子不多

好日子本来就
不多
一阵风吹过
来不及珍惜
除了过去的好日子
剩下的全是坏日子
就像今天

扑倒在床上的一瞬间

扑倒在床上的一瞬间
就那一瞬间
一瞬间
瞬间
间

不开心果

打开一个开心果
发现它并不开心
它是一个
不开心果
在一堆开心果里

装开心

太空垃圾

我儿子说
他要打爆我的头
把我的头打到太空去
成为太空垃圾
什么成为太空垃圾？
老婆没听清楚
爸爸的脑袋
和眼镜
就是垃圾
儿子说
然后
被宇航员吸走

如果有人告诉我ta喜欢我的某首诗

我会重新看一遍
Ta提到的这首诗
此后我再次看到这首诗
便会想起某人喜欢这首诗

春的气息

有一年春天
我在楼道里
闻到别人家做饭的香味
而我正在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已倒闭和快倒闭

这半年我差不多每天
下午去小区旁边的
一家咖啡馆
叫6号咖啡馆
年轻女老板美丽大方
常给我儿子吃好吃的
更年轻的女店员每天带着滑板
时不时在店门口练几下豚跳
我也经常借她的板转几圈
关键是咖啡很不错
生意却不太好
主要是老板的朋友
春节之后
年轻的女店员不再出现
换成了一个男生
我问老板
老板说她回老家了
有一天我听到老板和她的朋友聊天
说打算去深圳发展
我隐约感觉到这家店快倒闭了
前几天我来到咖啡馆
看到的是几个工人在拆店里的柜台
然后拆掉了咖啡馆的所有痕迹
从此这家咖啡馆之存在于记忆中
已倒闭了是一种感觉
快倒闭是另一种感觉
我想如果我开一家咖啡馆
可以叫
快倒闭咖啡馆

意义

先有意义
而后没有意义

是意义
让我们感到没有意义

意义让我们去寻找意义
也让我们去寻找没有意义

已经不是有没有意义的问题
而是意义
统一了一切
统一有和没有

是意义创造了我们
而不是我们创造了意义

我们和意义
的关系
是感觉

想念

- 1, 想念
- 2, 想念某个人
- 3, 某个人
- 4, 想念中的某个人
- 5, 现实中的某个人
- 6, 请问, 某个人存在吗?
- 7, 你说, 你想念某个人
- 8, 我不知道是谁
- 9, 我想念的人是你
- 10, 你就是你

小鹿在林中

我们懂的不多
我们在音乐中
盲目奔跑
这时候
谁发现了一株
善良的植物
就吃了
太美味了
哈哈
怎么这么美味呢
我们说
幸运的是
它不是有毒的

在不在2021

我坐在家里的阳台
短暂静止
意思是说我不在咖啡馆
也不在其他地方
另一种可能
我在咖啡馆
我不在家里的阳台
也不在其他地方
当然还有无数其他可能
这些全都是事实
所以你问我在不在
我没有回答

杀手李滑铁

一个夏天的午后
杀手李滑铁
在房间地上铺了一张草席
然后慢慢躺下来

成名之作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要死了
我躺在床上
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我不想玩手机了
也不再担心房租什么的
我呆呆的看着
窗帘上的图案
一看看一天
差不多看见了天堂
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
仿佛那就是天堂

植物

植物
不怕死
所以它不动
它总是待在那里
静静的等待
各种动物们
来吃它
动物吃植物

动物很爽
其实植物更爽
被吃掉的那种爽
我想差不多就是
被需要的感觉

放弃吧

此刻我像一个孩子
被蚊子咬了很多包
我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但找不到
世界没有尽头
所以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哭泣
放弃吧
迅速苍老吧
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老人
世界没有尽头
我将在人群中孤独的死去
我像一个孩子一样
不敢过马路
像一个孩子一样哭泣

ZZ Metro, Flower

地铁口
黄色的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花束花束

花束花束
花束
花
2021.7.28

不管怎么样土豆就是要发芽

在肥沃的土地里
土豆要发芽
在贫瘠的土地里
土豆也要发芽
这我知道
但是在厨房的角落
连土都没有
土豆依然要发芽
有希望的时候
它发出有希望的芽
没有希望的时候
它发出没有希望的芽
反正不管怎么样
土豆就是要发芽

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

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
冲水
这么多年来
每当我伸头到水龙头下面
就像把头伸进了
岁月的流水中

两双筷子

桌子上摆着
两双筷子
也就是四支筷子
这四支筷子
摆在桌子上
有时候
是两双筷子

转述竖

朋友，我跟您说啊
今天早上，我的朋友竖
在电话里跟我说
他在地铁里看见一个人
的体恤上
印着
蒙娜丽莎
觉得有点奇怪
我说是
印着
蒙娜丽莎
这四个中文字吗？
我听见
竖笑了

百香果

有一天下午
我在家里写诗
写到了
百香果

随即

想到了两种写法

不确定之神

传说有一个
不确定之神
其实
我们不确定
有没有
这个神
也不确定
是一个
还是无数个
但我们
信仰Ta
Ta确实给了我们
某种力量
去对抗
那些
确定的神
以及
确定的人

八月十五

月光下
后羿抱着嫦娥
然后
他们做爱
关于未来
充满不确定性
兔子

已经睡着了

漫长的沉默

突然她说
我也不想活了
说完
是漫长的沉默
之后他说
也——
是什么意思？
说完
又是漫长的沉默

黑天鹅

一只
黑天鹅
凭空
出现在
TAM广场
这是昨天的一个News
也是今天的一首诗

我甚至想做个茄子

首先我在app里看到茄子
茄子的照片
我知道我动动手指
很快就有人把真实的茄子

送到我手里
犹豫的片刻
像一首诗
当然我也知道
如果我得到茄子
跟照片上的茄子
也不是同一个茄子
犹豫的片刻
像一首诗
如果我得到了茄子
我该如何面对它
放在面前看看
看看和照片的区别
看上几天
直到它烂掉然后丢掉
大概会是这样的过程
因为上一个茄子
就是这样
但是也许
我是说也许吧
我会把它做成一道菜
家常茄子
然后吃掉
我会吗？
犹豫的片刻
像一首诗

独耳兔

独耳兔
顾名思义就是
长着一只耳朵的兔子
不是断了一只
本来就只有一只
长在中间
由于我是第一个看到独耳兔的人

所以独耳兔这个名称
是我起的
后来我儿子给它起名叫
一耳兔

没有买洗碗机

很遗憾
不想多说，总之
我没有买洗碗机
但是我写了一首诗
一首遗憾的诗

诚实秋

秋日和风
挺舒服
看鸟儿跳
和鸣叫
我这么写
很诚实

蘑菇在某处

脑海里的那些蘑菇
如同你的不笑
我知道她在某处等待
但不是等我

套被小能手

我曾经是一个套被小能手，而如今我老了
我套被的手艺越来越笨拙，这让我伤感
我不再是套被小能手，不再是了
有一次我套被子的时候，套错了角，套错了两次
我放下被子，坐在椅子上发呆，然后哭了
哭了一会儿，我又继续套被子
我想起曾经那个套被小能手
多少次我在黑暗的上铺，完全靠手感，麻利的套好被子
那么快，套得那么好，那么整齐
因此赢得了套被小能手的称号
带给我自信，像一个英雄
如今，不，我不需要帮忙
我依然可以套得很好，很整齐
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我承认我已经不是套被小能手
但我不需要帮忙

不值一提的蚯蚓

我小时候
经常挖蚯蚓
去钓鱼
这不值一提
搬到镇上
为了钓鱼方便
父亲在阳台养蚯蚓
成千上万的蚯蚓
后来父亲开了家渔具店
每天早上五点
钓鱼的人们来买蚯蚓
比买早餐还着急
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记忆片段
前几天在西双版纳

我看见了一条特别长的蚯蚓
长到让我震惊和恐惧
四十岁之后我就没这么震惊过
差点大喊大叫起来
但依然不值一提

越狱者朱贤健

他动作麻利
攀爬上十来米的雨棚
拉扯破坏电网
然后翻越监狱大墙
直接坠地
躺了约1分钟
爬起来消失在夜幕中
监控录像显示整个过程约5分钟
这段模糊的视频我反复看了很多遍

没有更好的抉择

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姓欧的人
我就知道这一个
他的抉择触动了许多人
而黑暗要抹去他的存在
让我想起暮年金刚狼Logan
在荒野中
孤独的对命运
殊死一战
模糊的死去

像一个噩梦

一个噩梦
和另一个噩梦
有多少区别呢
在你睁开眼睛的一瞬间
我闭上了眼
像一个噩梦
和就是一个噩梦
又有多少区别呢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又闭上了眼

房东的房子

房顶的那盏灯
有四个灯泡
我搬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灯泡不亮
亮着三个
后来变成了两个
今天只剩下一个灯泡
还亮着
三个不亮

逼上梁山

以前我以为
是因为被逼
才上梁山
如今才知道
被逼的千千万万
真正上梁山的

却寥寥无几
那些上梁山的
也不全是逼的
关键是
梁山
在上梁山之前
已经埋藏在那些人的心中
而心中没有梁山的人
无论怎么逼
也逼不上梁山

蛋炒饭艺术家

昨晚在油管看一个韩国人炒蛋炒饭
没想到炒个蛋炒饭
他炒了这么久
我看到一半去睡觉了
今天早上起来
接着把剩下的一半看完

讨饭人

在我年少的时候
经常见到讨饭人
和路上的乞丐不同
讨饭人只在饭点出没
他端着一个脏兮兮的破碗
挨家挨户敲门
只求一碗剩饭
要到即收工
通常是我们正吃着饭
听到有敲门声
我妈说大概是讨饭人

让我去开门
我开门一看果然是一个讨饭人
我妈就让我去盛点饭
又从桌子上的菜扒拉一些
然后我拿到门口
倒到他伸过来的碗里
他转身离去
我们继续吃饭，我说妈
将来我会不会成为一个讨饭人
我妈说你年纪轻轻的
怎会有这般梦想

老婆即将醒来

此刻她还睡在床上
睡得挺熟
据往常的规律
她大约会10分钟之后醒来
起床
然后问我：
你刚才在干嘛
我说
写点东西

老茂渔具店

二十多年过去了
老茂渔具店
那块招牌依然挂在环城北路
字迹已然斑驳
老板早已不是老茂
曾经多少次
从妈妈手里接过热乎乎的饭盒

一路跑到老茂渔具店
递给我的父亲，老茂

吃蛋卷

当你拿起蛋卷
渣渣就掉了下来
当你咬下一口
更多的渣渣就掉了下来
当你吃完蛋卷
就忍不住吃起了渣渣
你吃渣渣的时候
渣渣中掉下了更碎的渣渣
蛋卷吃没了
总有渣渣留下

中苑巷

无数次
我走过中苑巷
直到这一次
忽然意识到
我无数次
走过中苑巷

换锅感

原来那口锅
用了两年
今天新买了一口锅
贵不少

但是新锅
用起来
不太应手
感觉有点失落
炒出来的菜
味道也不一样了
换了一口锅
仿佛换了一种生活

药杀水

药杀水
是一条河
一条大河
全长2212公里
不信你可以去查

煮豆焦

煮豆煮忘了
豆都烧焦了
焦味浓满屋
最近已经好几次
越想越懊恼
狠狠抽自己

洗澡思

(当热水淋到身上的时候
很舒服)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嗯

一切都很好

啦啦啦啦

一定要努力

为了美好的生活

(洗着洗着

洗着...)

我觉得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

匹诺曹四节诗

1/ 这首诗我不想谈论

匹诺曹的鼻子

2/ 匹诺曹第一版

是一个悲剧

这个孩子被吊死在树上

3/ 老父亲为了寻找孩子

不惜漂洋过海

然而当他被大鱼吞进肚子后

他不想离开了

4/ 老父亲再也没有见到匹诺曹

他死在了鱼肚子里

而匹诺曹呢

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原因不明

老狐狸

起初它是

一只小狐狸

后来是年青的狐狸

如今

它是一只老狐狸

哦，老狐狸
如今生活不易

几颗豌豆掉到了地上

买了盒豌豆准备煮
打开盒子的时候
有几颗豌豆蹦出来
掉到了地上
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如果我不写这首诗
大概没人会知道
——这几颗豌豆
滚到了冰箱底下
我也懒得去把它们弄出来

一个闲置的插线板

没有插头插它
它也没插到别的插座
一个闲置的插线板
在角落的柜子上摆放着
没用
孤立
突出
似乎已经很久
我问，这插线板是好的坏的？
答曰：是好的

相信未来

是啊，我的朋友
这很糟糕
可以说糟透了
但是——我还是得说但是
我经历过
比这更糟糕的
而且
请相信未来
——我们的未来
会比这更糟糕

牟合方盖

九章算术注
刘徽说
观立方之内，合盖之外
虽衰杀有渐，而多少不掩
判合总结，方圆相缠
浓纤诡互，不可等正
欲陋形措意，惧失正理
敢不阙疑，以俟能言者
大意是说
这玩意儿太特么难了
我怕算错了
还是留给以后的牛人吧

难过鸡的父母

难过鸡
不知道
自己的父母是谁
他是在一个
二手电饭煲里孵出来的

难过鸡很难过
他想他的父母
也很难过

\\ \ \ \ \ \ \

Snow\\Chua雪花歛,2021

By uqinzen乌青

Uqinzen.eth